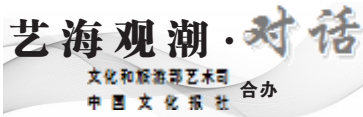


红色戏剧的写实与写意如何更好兼顾



从“形”到“神”的四个维度

姚扣根

日前,在《影剧新作》读到五幕话剧《陈波儿》,颇有感。陈波儿从沪上影星到革命文艺先驱,件件史实有据可查,若按传统路数,极易成为编年体流水账。但编剧从海量史料中抽身而出,独拈出“一双鞋垫”,太行山战地夜宿,房东董妈妈心痛地双脚血泡,熬夜纳就一双合脚的鞋垫,并将其放大为贯通全剧的核心意象。这双鞋垫历经山区村民三代传递,终至现代大学艺术生手中,完成了一场当代青年与革命先驱的跨时空精神对话。

红色戏剧连着真实厚重的岁月史实,也牵着直抵人心的精神共鸣。写实铸骨,写意载魂,二者相融相济,方能铺展动人的家国篇章。我国戏剧舞台所论的“写意”,承续中国美学离形得似的传统,不追求外形的物理复刻,而追求神髓的精神显影,其具体呈现为四个维度:物象层、空间层、感官层、结构层。

如果说《陈波儿》的鞋垫依附于传记叙事,是写意在物象层的体现;话剧《觉醒年代》则进一步,以“一池静水”构建空间写意,让舞台从“历史场景”升维为“精神容器”。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北大演讲,李大钊奔走求索,人物言行皆有所本,场景陈设一笔一画皆循史料,这是写实的底线。主创在全台横贯一池静水,剧中人就新旧文化之争,在水中争辩、奔走、倒下。论战一幕,灯光打破水面倒影,碎裂的波光映照出仁人志士的前路坎坷。水与文化的激荡,构建了一种空间诗学:写意将观众带离具象的历史场景,进入精神共振的维度。历史场景的真实浮现出来,不是“发生过什么”,而是“那一代人如何感受自己的命运”。

同样以水建立空间诗学,音乐剧《血色湘江》则注重将写意推进至感官维度,让观众在枪炮骤停的静音中,以身体而非眼睛“触摸”历史。《血色湘江》里,战场泥泞、残破军旗、战士装束皆参照档案复原,枪

林弹雨的惨烈场面真切可感。但主创截取红军后卫孤悬敌后、身陷绝境的横切面,追问战争意味着什么。演员涉水行军、搏斗、倒下,水花与血红色灯光交融,“血染湘江”从文字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隐喻;更精妙的是声响处理,流水、风声、枪响、喘息,经渲染与交织,不再是战场的声学复刻,而是悲怆与赤诚的声景雕塑。至硝烟最浓处,枪炮声骤然抽离,只余战士急促的呼吸与心跳。这一心跳音时刻,厮杀退场,赴死的滚烫心意直抵观众胸腔。战争戏的终极真实,不在弹痕的逼真度,而在让观众切身触摸先辈抉择时的精神颤栗。

黄梅戏《延年乔年》则揭示出写意的另一种形态,它不停留于舞台内部的语汇翻新,而是直接折除了历史与当代的隔墙,让百年前的牺牲者向今日观众当面发问。

《延年和乔年》中,兄弟二人求学、投身革命、从容赴死,每一段经历皆有据可查。主创抓住“求索、觉醒、牺牲”的精神弧线,以追忆式场景拼贴,让剧情跳跃于巴黎伯尼街、“五四”街头、龙华刑场之间。该剧以戏中戏构建出“历史—当代”的双层时空,观众不是“观看”历史,而是随时“穿越”于精神瞬间之间。

红色戏剧有不可逾越的准则,人物生平、重大事件不可篡改颠倒,这是写实必须守住的底线。但守底线不是为了画地为牢,而是要在史实根基上寻找跃起的支点。《陈波儿》以“鞋垫”为支点,《觉醒年代》以“文化之辩”为支点,《血色湘江》以“绝境中的抉择”为支点,《延年和乔年》以“为家国奔走思索”为支点。创作者借一双鞋垫、一池波光、一声心跳,将历史转化为具有隐喻性的戏剧空间,使历史叙事与当代精神形成深层对话。

戏台之上,水静流深。红色戏剧正弥补“写意不足”,敬畏精神真实,敬畏当代共鸣,毕竟写实之骨硬,方能立得住,写意之翼阔,方能飞得起。



莫让“稳妥赛道”形成创作惯性

胡 晋

当下一些影视市场呈现创作趋同的特征,投资方纷纷扎堆热门题材,女性成长、悬疑探案、古装仙侠、甜宠虐恋等占份额较大,造成内容同质化,其中有的质量堪忧。数据显示,院线、长视频平台同类题材集中投放后,往往出现票房断崖式下滑。这些热门赛道只是短期流量红利催生的结果,并不是观众审美需求的真正内核。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资本逻辑、算法机制、创作生态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这种局面。影视项目具有高投入、收益不确定的属性,因此投资方与平台方过于依赖“数据思维”,更注重收视率、播放量、点击量等短期流量数据,倾向于选择已被市场验证的回报快的热门题材,规避风险。而反映普通人多元生存状态、历史叙事、当代社会议题等具有思想深度但流量预期不确定、成本

偏高的内容供给相对短缺。平台算法也往往倾向于推送给观众同类题材,引导消费。这种对“稳妥赛道”形成创作惯性,虽在短期内降低了试错成本,却导致同质化竞争与审美疲劳,最终削弱了行业的创新活力。观众真正需要的,是在情绪价值之外兼具情感厚度、现实映照与历史镜鉴功能的优质内容。资本将短期流量收益置于文化价值、长期产业发展之上,把影视创作简化成可复制的标准化产品,消解了文艺作品独特的人文属性。同时,行业创作评价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试错成本完全由创作主体承担,会打击原创探索积极性。当然,创作者如果依赖过往成功叙事经验,不愿突破舒适区,将“题材安全、叙事稳妥”等同于优质创作,也是忽视了艺术创新、时代洞察的创作价值。此外,行业如果缺少稳定扶持的长效机制,也会使青年创作者受市场生存

压力制约,没有能力开展题材创新。要突破这种局面,分散创作者独立承担的压力,需要建立创作者孵化体系,培育产业原创内生动力。引导资本、平台破除唯流量、唯票房的评价标准,建立兼顾市场效益与人文价值、创新价值的综合评估体系。推动流媒体平台调整算法逻辑,促使投资方与平台方提升专业素养,对社会和大众自觉担当,共同担负起建设良好行业生态、促进影视业长远发展的责任。

影视艺术的群众基础广泛,时代特征鲜明,是承载人类心灵感知、想象力、创造力的重要载体。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既需要温情治愈等成熟类型叙事,又需要直面社会现实、开拓审美边界、拓展认知视野的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作品。影视作品同质化无法匹配大众差异化精神需求,引发市场整体消费疲软,口碑、票房双失利,就

是观众用消费行为作出的市场反馈。

影视市场这一现象不仅制约影视工业高质量升级,更背离文艺创作扎根现实、回应时代的要求。影视艺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具象实践载体,具有记录时代、剖析社会、传递价值的重要功能,承担着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责任,需要以原创叙事回答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还是细腻的情感表达,都要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

影视创作者要深入一线,从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灵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摄取营养,对家国情怀、社会百态与人性深度进行挖掘,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现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见证国家创新发展。而复制式生产,无法真正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地位相匹配的创作格局,也无法以优质的原创作品回应时代与人民的精神诉求。

在当代戏剧生态中,小剧场以其空间的亲密性、形式的灵活性,长期扮演着艺术探索的“试验田”角色。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小剧场和演艺新空间场次占比已达剧场类演出的75.1%,票房占比逼近半数。小剧场早已不是戏剧版图中的点缀,而是承载了3/4剧场演出体量的主力阵地。然而,在市场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部分创作却将怪异造型、碎片化调度等外在手段奉为“先锋”的通行证。当“先锋”被窄化为形式符号的代名词,当“实验”成为内容空洞的修辞策略,这些小剧场戏剧便面临着丧失其精神根基的深层危机。

“先锋”一词在小剧场创作语境中的遭遇,暗含着一层值得审视的认知偏差。回溯小剧场戏剧的历史,其初衷是以简约的空间配置向一些僵化的商业戏剧体制发起挑战,旨在引导戏剧对现代社会的复杂议题进行创造性的艺术转化与思想追问。由此观之,小剧场的“先锋性”从不是形式的自我标榜,而是精神的主动担当——它要求创作者以更为敏锐的触角感知现实,以更具活力的手段表达洞察。然而当下不少创作却走向了“以形式代内容”的路径依赖:有些作品无论题材如何,手法千篇一律,致使创作面貌趋于同质化;有些作品将完整叙事拆解为意义不明的片段,观众在视觉衔接不暇之后收获的唯有困惑;有些作品过度倚重视听技术营造“氛围”,却在人物刻画与情感传递上留下大片空白。这种将实验精神等同于对传统的姿态性否定的做法,实质上是对“先锋”内涵的一种曲解,它在解构旧有表达系统的同时,并未建立起具有同等表达效力的新的艺术语言。

在小剧场戏曲领域,形式与本体重心的偏移表现得尤为典型。部分创作者以西方话剧的叙事框架为底层逻辑,将戏曲的唱、念、做、打视作可随意拆装的“元件”进行表层贴附,形成“话剧结构主导、戏曲元素点缀”的创作格局。这类作品中,戏曲最具识别度的程式感、虚拟性与节奏美学被置于从属地位——一段本可通过快板节奏传递的内心波澜,被置换为冗长的独白;一个本可由“走边”程式完成的时空转换,被写实的明暗变化所替代。当创作者把戏曲程式当作可以任意截取的外观零件,却无视其作为完整表意系统的内在运行规则,所谓的“先锋探索”便剥离了艺术生命的形式感。面对先锋探索滑向形式主义的隐忧,那些切实产生艺术回响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比如2000年问世的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其价值正在于不依赖外在形式

小剧场不能只流先于先锋形式索

马艳会

的标新立异,而是通过重构“泼水覆地”的经典典故完成叙事。再比如小剧场话剧《春逝》,台上仅设素色案几、古琴、书卷等寥寥数件旧物,不承担一对一的象征功能,而是与人物共同构成一幅时代生活图卷,让“留白”本身成为意境与情绪的载体。这一处理提供了与意象化路径不同的思路,同样证明了以简约手段激发观众想象的艺术可能。当创作者的着力点从形式的自我循环转向对生命体验的深切回应,从视觉层面的奇观营造转向情感层面的真实抵达,小剧场戏剧的“先锋性”便获得了不可移易的基石。

小剧场作为戏剧创新的重要前沿地带,其探索的目的不在于为形式的翻新提供场所,而在于为艺术的深化开辟道路。纵览戏剧演进的漫长历程,很多重大的艺术突破都需面对“形式是否过度”的争议,而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探索成果,最终都在艺术自身的逻辑框架中找到了存续的理由。当代小剧场创作者需要培养的,是将在外手段转化为内在表达的专业素养——当奇特的造型成为心理状态的外显标记,当非线性的调度成为情感流动的合理载体,当每一种手段的选用都源于内容传达的切实需求,这些实验性的元素便不再是外挂于戏剧的装饰,而是成为艺术本身自我更新的活性因子。

微言大义

“撕番位”不如拼实力

张天放

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影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规则,统一简化头衔、按姓氏笔画排序,为愈演愈烈的“撕番”乱象按下暂停键,直击行业痛点,传递出鲜明信号:文艺创作拼的是作品品质,演员比的是业务能力,虚名排位的博弈,终究抵不过扎根角色的匠心深耕。

番位本是影视行业的技术性标注,依据角色戏份、人物权重、表演体量客观排序,服务于剧情呈现和作品创作。然而,近年来,在流量裹挟、资本助推下,番位逐渐变味走偏。从剧未开机,番位先撕,到剧集收官,纷争不止;从领衔、特别出演,到亲情出演、特意出演等五花八门的头衔层出不穷。各方为争番位、博名头暗自角

力,让本该纯粹的文艺创作场,成为粉丝对立、舆论内耗的“修罗场”。

“撕番”乱象的背后,是价值理念的错位,更是创作逻辑的本末倒置。为迁就头部演员的番位诉求,不少剧集被迫删减配角戏份、打乱叙事节奏,导演创作自主权被架空,适配角色的实力派演员无缘参演,优质群像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

当演员的排位优先级高于剧本质量和演员的演技实力,影视创作便陷入“重流量、轻内容,重虚名、轻实干”的循环,自然不利于精品产出。演员的底气,从来 not 来自排位,而来自过硬的演技;行业的未来也从来不是流量博弈,而是精品力作。只有摒弃浮躁,把时间精力投入角色打磨、演技淬炼,让创作回归纯粹、让作品回归品质,方能净化影视生态,让文艺事业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AI微短剧素材包岂能成廉价“侵权包”

张西流

人工智能(AI)赋能微短剧行业,本可大幅降低内容生产门槛,但近期几元甚至不足一元就能买到数万条画面、人物、音效、剧本合集素材包的现象引发人们关注。低价“红利”背后,大批来路不明的素材包暗藏版权黑洞,本该赋能创作的工具,沦为批量盗权、抄袭换皮的“侵权包”,不仅扰乱行业秩序,更触碰法律红线。

行业逐利心态是侵权素材包的核心驱动力。当下一些小团队、个人创作者一味追求“低成本、高产出、快上线”,把低价素材包当成压缩包的捷径,滋生“拿来即用”的版权漠视心态。这些从业者陷入认知误区,误以为经过AI生成,就等同于原

创,素材碎片化拆解、技术二次加工,就能规避侵权责任。

长远来看,这会透支AI微短剧行业发展根基,影响原创动力,相关从业者的劳动成果被随意窃取,潜心打磨剧本、制作原创画面难以获得合理回报,就会使优质原创供给持续萎缩,市场充斥同质化、低质化换皮微短剧。

守住版权底线,杜绝素材包沦为侵权载体,需要监管、平台、创作者、服务商多方发力,构建全链条合规体系。唯有斩断侵权素材流通链条,树立尊重原创的行业共识,让合规素材流通成为市场主流,AI微短剧赛道才能更好摆脱抄袭乱象,实现长久健康、高质量发展。